

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亲人在那头

98岁台湾老人托子来瑞寻亲

希望有生之年再看一眼老父亲的遗照,这辈子就无憾了……

■记者 项颖

一湾浅浅的海峡把亲人隔两端,却隔不断几十年的骨肉亲情和对故乡的思念。台湾老先生陈文,今年98岁,离开家乡瑞安已有64年。这辈子,他最大的遗憾,是因身体状况不能再亲回故乡,再多看一眼。这辈子的夙愿,是希望能找到一张老父亲的遗照,再多看一眼。这几日,老先生特意嘱咐63岁的儿子陈德昶再踏访故乡,代自己弥补遗憾,并希望在瑞安找到老父亲的遗照,以偿夙愿。

海峡隔不断的亲情

上周五,记者接到一朋友的电话:“你知道会文里在哪里吗?有一个台湾的老先生想要去看看,那里有他家的祖屋。”一个关于岁月亲情的故事掉出了“时光机”。

陈德昶的父亲陈文在1949年时携妻子到台湾。几十年过去了,陈文在台湾“功成名就”,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土木工程师,儿孙满堂,儿子子承父业也成为了一名土木工程师,两个孙子分别成为优秀的飞机师和土木工程师,一家子和乐融融。

因房屋搬迁等多种原因,陈文丢失了仅存的几张老父亲照片,家里剩下的只有

老父亲的衣冠冢,他经常发呆,想念儿时的故乡,那时的山、水、房子和人……

16年前,挡不住漫漫的思乡之情,陈文携带儿子与孙子回乡扫墓,看一看故乡的风光,走一走儿时的房屋,也借机寻找老父亲的照片,但终究无果。

岁月变迁,父亲的模样在他的脑子里逐渐模糊,老人家经常在家里念叨:“希望在有生之年再看一眼父亲的照片,这辈子就无憾了……”

在父亲的期盼中,陈德昶再次踏访故乡。

台湾家里说的都是瑞安话

前日,记者见到了陈德昶。牛仔裤、针织衫、棉马甲,虽已过花甲之年,但看上去很健朗。看到记者,他笑着用瑞安打招呼:“你好,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接受家乡媒体的采访,太荣幸了!”

听到如此标准流利的瑞安话,记者很惊讶:“陈老先生,您在台湾出生、长大,瑞安话怎么讲得这么好?”他自豪地说:“我的瑞安话讲得比我爸妈还要好,这都要归功于我的姑姑。”

陈德昶说,与父母一同前往台湾的还有姑姑和姑丈,定居后大家一直生活在一起,姑姑只会讲瑞安本地话,所以家里都是用瑞安话交流。“打小我就和姑姑感情特别好,每天都粘着她,久而久之,我的瑞安话就讲得一流啦!”陈德昶笑着说。

当记者询问起他父亲时,陈德昶说:“老人家能吃能喝牙齿好得能咬蚕豆,就是整天想着能再看一眼我爷爷的遗照。”

误把二爷当成爷爷

前几日,陈德昶在父亲的交待下决定到温州走一趟,临走前,父亲交待他回瑞安祖宅会文里拍些照片留念。这趟祖屋之行还闹了个“大乌龙”。

陈德昶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会文里的祖屋地址后就不停蹄地赶来。

在祖屋的外墙上,陈德昶看到了关于陈骝宸的介绍资料:“陈骝宸,字介石……”当看到介石二字时,他开心地说:“这个就是我爷爷,我在家里的衣冠冢上看到过,我爷爷名字的第三个字就是石。”

进入祖屋,虽还是旧址的模样,但早已被分间出售,拥有不同的主人家。这时,屋内一住户老人询问他们前来何事,陈德昶说明了此行的目的。

老人家说:“我知道,陈介石就是陈骝宸,他是这个房子的主人,是个名人,是东瓯三

杰之一。”老人讲了很多关于陈骝宸的故事,陈德昶听得入迷:“原来我的爷爷是个名人。”

回到住处后,陈德昶立即上网搜索了很多关于陈骝宸的资料,看到陈骝宸照片后,他更激动了:“他和我父亲太像了,肯定是我的爷爷,我找到爷爷的照片了!”

陈德昶通过网络将“爷爷”的照片发给老父亲,谁知父亲的回复却浇了他一头冷水:“这是你爷爷的二哥,不是你的爷爷,他叫陈介石,你爷爷叫陈醉石。”

虽然找到的是二爷的照片,陈德昶还是很高兴。后来,父亲告诉陈德昶,依稀记得瑞安利济医学堂内有一张五人照,左边第一个就是他的爷爷,让他去找找看。

通过朋友的朋友,陈德昶联系上了记者,希望能帮忙寻找他爷爷的资料和参观利济医学堂,看能否找到他爷爷的照片。



陈德昶在利济医学堂内拍照

用心记住关于爷爷的一切

得知这一消息后,记者联系了市博物馆馆长陈钦益,希望能帮忙找寻关于陈骝宸弟弟陈醉石的资料。

在陈钦益提供的资料上,记者看到陈骝宸胞弟侯号醉石,1873年出生,1917年5月19日过世,小陈骝宸15岁,是当时瑞安的一位名医,曾经在利济医学堂教习,著有《疫治》刊登于《新世界学报》,《霍乱病源》一书远近闻名。

此外,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,除医学精湛外,还是一位作曲家,著有《陈季子曲谱》等。哥哥陈骝宸常年在外,家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陈醉石掌管。

记者立即联系陈德昶将得知的资料反馈给他,陈德昶马不停蹄地赶来瑞安博物馆,陈钦益向他介绍了一些关于他爷爷的资料。

“关于你说的那张5人照应该不在了,利济医学堂内保留的都是你二爷的照片和资料,不过根据资料显示,你爷爷应该在利济医学堂内学习、授课、坐诊,你可以去感受下。”陈钦益还表示,他会尽量帮忙寻找他爷爷的照片,一旦找到会通过本报联系陈德昶,陈德昶连连感谢。

下午15时许,记者陪同陈德昶走了一趟利济医学堂。

从玉海楼的后门出来,一座儒雅的门屋静静地立于小街的斜对面,门屋外是朴素的灰色砖墙,蓝底白字的门牌标着公园路10

号。这就是利济医学堂。

因学堂正在修葺,大门紧闭,记者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与陈德昶一同走入。

进入大门后,陈德昶连眼睛都不敢眨,生怕错过学堂内的一砖一瓦、一桌一椅,这些可能都是当年爷爷使用过的,一点一滴都是关于爷爷的记忆。

走进位于学堂左侧的药房,在药房内间的桌子上堆放着好几张满是尘土的照片,工作人员说学堂内保留下来的照片都在这里,陈德昶小心翼翼地翻看,希望能从中找到父亲口中那张5人照,但翻了个遍都没找到,脸上微露淡淡的失落。

位于学堂正中间的利济医学堂博物馆内因修葺满屋尘土,陈德昶顶着尘土毫不犹豫地进去了,在墙面上,他看见了利济医学堂师生医学专著表,笑着说:“这里有我爷爷的名字,这是他写的书,他肯定在这里工作过。”记者顺着陈德昶指着的方向看去,表格的第四栏上标注作者陈侠,书名《陈季子医案》,小小的发现让陈德昶兴奋不已。

进入中草药圃,他拿出手机拍摄了很多照片,可能当年爷爷就是在这里学习如何种植草药,熟悉草药的性质……

陈德昶在学堂内走了一圈又一圈,手机拍了一张又一张,尽可能将学堂内所有的一切都还原到父亲的面前。

带着希望还会再来的

陈德昶离开前,玉海楼一工作人员表示有一位远亲可能是他家的亲戚,每天都在附近散步,询问要不要见个面?听闻有亲戚在此,陈德昶开心地说:“这么难得当然要见个面。”

在工作人员的搭桥牵线下,74岁的唐汝禹老人家匆匆赶来,经过双方的再三确认,两

人是远房表兄弟。两个老人一见如故,聊起了家史,拉起了家常,离去前还不忘合影留念联系方式,说定一起寻找陈德昶爷爷的遗照。

离去前,陈德昶说:“这次来瑞安的收获颇多,让我知晓很多关于爷爷的事,我下次一定再来,希望那时已经找到爷爷的照片,一了父亲多年夙愿。”

天翼4G

美好即将开始

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好已悄然而至
从此,生活更自由奔放
释放激情,绽放自我
这,就是天翼4G 美好的开始

